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
第九回 鬧鬧場害人反害己 護名葩全始復全終

話說陳小儒等人到了京中，小儒先去賃下一所房屋，將家眷安頓；把外面收拾了一進，讓二郎同王蘭居住。漢槎至他父親衙門內住下，伯青也只得住在那邊。次日，小儒到各處拜見年家世誼，王蘭亦去見了他丈人洪鼎材。劉蘊也假意來拜了幾次。因劉先達春初大拜了，劉蘊仍覆職御史。伯青等因他先來拜會，也只得答拜了他一次。又去料理報名覆試磨勘等事。京中那些人見二郎裘馬翩翩，又聞得二郎說回過常州，此次攜資來京捐職的。那些人重新與二郎親熱起來，二郎面子上不好冷落，暗地與他們日漸疏遠。那些人過了幾時，見二郎非比從前，也不來纏他了。伯青等發了家信，又聞從龍立了戰績，得了功名，不久即班師回京，無不代他歡喜。將這番話寫了信，寄與小鳳，又附寄慧珠等人的信，不過說是眾人在京平安，勸他們亦要隨時保重，無論中與不中，秋間即可相見等話。眾人各事料理清楚，在京專候會試。暇時同到各處逛逛，又去園子裡聽了幾天戲。一日，伯青忽然想起二郎說的那金梅仙，要去訪他。先問明梅仙住落，約了二郎等人，套車向梅仙屋裡來。恰好梅仙近日養病在家，不曾去唱戲，見跟的人進來，外面有幾位會試的公子，要與他談談，「內中只認得一個姓馮的，他混名叫美二郎」。

梅仙常聽得人說，姓馮的是個大撇手，鬧窮了回常州去的，倒要見見他是個甚等人物。叫人出來說：「我家相公有病，不能見風，請內面套房裡坐罷。要望諸位少爺勿怪。」伯青忙道：「這也何妨。」眾人下了車，隨著跟梅仙的人走入門內，見屋宇陳設無一不精，上首房內有一個小六角門，垂著暖簾。跟的人先去打起門簾道：「諸位少爺到了。」眾人步進外間，抬頭見梅仙迎至門前，頭上戴著頂鑲金氈笠，身上穿的是淺玉色素縐皮袍，外面單件紫絨白狐披風，穿了雙嵌雲元緞皮靴鞋；一隻手扶在門擋上，那一種捧心西子、帶雨海棠的模樣，早令人又愛又憐，眾人皆暗暗贊賞不已。梅仙笑吟吟的道：「遠方的客到了我家，論理早該迎接，無奈被這病累久了，一點風兒都不能受，未免不恭，請諸位爺要恕罪。」說著，邀眾人至套房內，意在給大眾請安。伯青一把拉住道：「頃聞玉體欠安，就不該進來吵鬧才是，若再行禮，我們更不安了。你請坐罷，我們好說話。」將梅仙扶到榻前一張小杌上，按他坐下，外面送上茶來。

梅仙一一問了眾人姓字，向二郎道：「久仰爺是個人朋友，今日會了面，果然那『美二郎』的名字真不虛傳。」王蘭拍手道：「二郎名字到處皆知，可羨可羨！」二郎笑道：「小輩別要聽人家閒話，那是旁人糟蹋我的。」眾人同梅仙清談，聽他吐屬溫雅，婉而多風。梅仙亦知來的是一班有名才子，分外敬重。吩咐備了幾樣精緻便肴，定見留眾人吃了飯去。小儒等見他諄諄，也不好過於推卻；又曉得他是個高傲的脾氣，輕易不肯恭維人，只得擾了他，準備再補情。飯罷，又坐了半會方散，一路誇說梅仙不已。數日後，聞得梅仙病好了，今日進班唱戲。眾人去點了一齣戲，備了分重賞，待梅仙做個面子。梅仙完了戲，又到他們桌上週旋了一回。

次日，已是三月初一，放了大學士胡文淵、禮部侍郎熊桂森為正副總裁，劉蘊點了同考官。小儒等人連日在家料理，預備進場。到了初五日，李文俊、雲從龍由廣東起身，已抵京都。從龍一到京中，即問了小儒等住落去拜會。眾人見了面，各道闊別，彼此又道了賀。次日五鼓，文俊、從龍入朝覆命，召見時將在廣東滅賊情，形逐細奏明，天顏大悅。文俊內轉了吏部尚書；從龍欽錫同進士出身，升了吏科掌印給事中，賞加三品銜。二人謝恩退出，各赴衙門接事。文俊差人到揚州去接家眷。小儒等知從龍升了官，齊來道喜。從龍備了戲酒，請他們盤桓一天。伯青又去叫了金梅仙來，從龍亦大為賞識，直飲至三更方止。

來日已是頭場，小儒等人各自收拾入闈，其中煩文，毋須交代。三場完畢，眾人出場，各回寓所歇息了幾天，專待放榜。終日無事，到各處閒遊，無非吃酒聽戲，或到梅仙那裡小坐。從龍是有職事的人，十日只好偷一二日空閒，與他們聚會。眾人又公湊了一項，代二郎就近入了大興籍，報捐郎中，分部學習，又拜在江公門下。一時趨蹌二郎的人，很為不少。誰知鬧出一樁天大的事來，伯青，王蘭科名幾乎無分。

那劉蘊自放了同考官，心內暗喜道：「我今日正好報復前仇了。」隨後再同父親商議，「尋件事端收拾這姓雲的，把他們全數辦掉，才出我胸中之恨」。想定主見，先請了各房同考官，將與祝王二人如何有仇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囑托各官若見了祝王二人的卷子，不問落在那一房，都不要薦上去。又囑謄錄官用了暗記認。「叫他們白吃一場辛苦，方知道我姓劉的利害。這兩個小畜生名下無虛，薦上去必然要中的，打人須要先下手」。眾官不好推卻，又因劉先達是當朝首相，朝廷大權半出其手，只得應允了。劉蘊好生歡喜。

偏偏伯青的卷子落在劉蘊房內，他也不問好歹，提起筆來一陣亂批亂又，撮在落卷內去了。王蘭的卷子落在第五房內閣中柏如鬆房內，柏如鬆把王蘭卷子看了一遍，言言珠玉，合式利時，歎道：「這人才調清華，詞彩富麗，原是中定了。不薦此卷，未免屈抑真才，於心何忍？若薦了，卻又怎生回覆劉蘊？」事在兩難，猶疑不決。猛然得計道：「何妨將此卷送到劉蘊房內，聽他如何辦理。此事就鬧開了，於我無涉。」又把王蘭的卷子看了幾遍，長吁道：「儒生十年辛苦，原思一第。況具此才華亦非易易，你偏生與劉蘊做了對頭，卻不能怨我無目。」料想到了他房內，今科是定見無望了。遲延了半會，沒奈何親自把卷子送去，交代劉蘊。劉蘊也給他一陣批抹，摔在落卷內，心中揚揚得意，向外指著道：「祝登雲，王蘭，你兩個畜生，可記得在揚州逞的威風麼，一般也有今日！」

單說各房取中的卷子，紛紛薦呈上去，劉蘊也胡亂薦了幾本。胡熊二公一乘至公，細加翻閱，覺得眾卷內，要求一出色人才為元不得。胡文淵與熊桂森商酌道：「今科若無非常之才定元，何以服眾？我怕各房落卷中，他們眼力不到之處，咎在你我。意在將眾落卷調來大搜一遍，再為定元，你大人意見若何？熊桂森稱善，即傳話各房呈送落卷。」

劉蘊一時忘卻了，也把塗抹過的祝王二人原卷，夾在落卷內送上去。胡文淵細細尋閱，看到伯青卷子批抹得不成模樣，閱完拍案道：「這本卷子何以不薦？反亂批亂抹起來，真令人不解。」面上印記是第二房劉。把伯青卷子放在一旁，又看到王蘭卷子，大叫道：「此人非元而何？若不搜遺，真個屈抑人才了。何以又批抹過的？」再看印記，亦是第二房劉。不禁生疑道：「因何這兩本能中元的卷子，皆在他房內，又都被他批抹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況此等文才，有目共賞之作，這姓劉的何致乖謬若是？」熊桂森亦說：「定有原委。」叫人請第二房同考官來，倒要問個清白。

少停，劉蘊到了，胡文淵作色道：「貴房落卷中有兩本出色的文章，何以不薦，反行批抹？若說貴房一時之誤，只可一誤，何能再誤？這些卷子可是貴房親自過目的，倒要請教？」劉蘊冒冒失失的被胡文淵劈頭問這一句，他心內本是虛的，當時滿臉通紅，回答不出口來，打拱道：「都是親自過目的，落卷內並無一本可中。」胡文淵見他如此失虛，格外生疑，早猜透幾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這兩本文卷，貴房如說出他那一款不能中的道理，足見貴房衡賞另具眼力。」說著，把祝王二人的卷子取過，給與劉蘊看。劉蘊見是祝、王的卷子，愈覺心慌，口內支支吾吾的起來。胡文淵明知必有情弊，突然變色道：「貴房究竟是何居心？要請問明白，兄弟是要據實上奏的。」劉蘊急得沒法，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退了下來。曉得這件事已破繞到自己身上，火為不便，轉央出眾同考官向胡熊二公求情，願將祝王二人卷子謄補出來。依胡文淵執意不行，要據實上奏，倒是熊桂森再三勸說，一一因劉先達與他同年一一既然劉蘊願謄補文卷，他也沒趣已極，可以放他過去了，胡文淵方肯答應。評定了王蘭為元，伯青為亞，擇日放榜。

報到王蘭處，高高中了第一名會雲，洪鼎材十分歡喜，代女婿開發一切。伯青中了第二名會魁，漢槎三十五名進士，小儒中在五十名上。把個江丙謙喜出非常，兒婿皆中。眾家賀喜紛紛，連梅仙也覺得得意。擇日眾新進士殿試已畢，狀元出在蘇州，伯青點了探花授職編修，王蘭點了庶常，漢槎以主事歸兵部試用，惟有小儒得了個榜下知縣。各人分頭參謁座師，見過了胡文淵，才知道鬧出這樣大事，痛恨劉蘊，此番幾乎傷在他手內。

劉蘊見祝王二人得了科名，恐他們曉得闈中的事，要來尋事。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也不與劉先達商議，硬著頭皮上了一。折道：「國家取士，首重品學。若編修祝登雲，庶吉士王蘭，學問有餘，品行不足。臣與彼等同籍金陵，見聞較確，彼等專以眠花宿柳，虐善欺良為能事，居鄉若是，居朝更不可問矣。廟廊之上，焉容此病國蠹民之流。臣忝列言官，不得不據實直奏。若此二人，臣亦羞與同列」云云。此折一上，早觸惱了一人。雲從龍聞得劉蘊在闈中把伯青、王蘭卷子批抹了，要想誤他們的科名，後來虧得胡文淵大搜遺卷，才昭雪了此事，心內大為不平。又聞得劉蘊上折奏參伯青、王蘭，從龍也上了一折，說劉蘊倚著他父親劉先達勢力，居家許多不法，在場內如何把祝編修、王庶常的卷子批抹等情。旨下著胡文淵、熊桂森據實奏覆，毋許袒庇。

胡熊二人因事情重大，連著自己身上的干係，又因雲從龍已直奏出來，不敢隱瞞，也顧不得劉先達的面子，只得將闈中情節，一一覆奏上去。天威震怒，說劉蘊以私廢公，有負朝廷，著革職，永不敘用；劉先達教子無方，著罷武英殿相事，降三級調用；祝登雲、王蘭雖係劉蘊趁隙發私，亦膺咎有應得，著交掌院學士臣嚴加申飭，記大過一次；雲從龍遇事敢言，著用鴻臚寺正卿，並仍加三品銜；江丙謙推升武英殿大學士，胡文淵為亞，李文俊協辦；熊桂森擢升吏部尚書。

命下之日，把個劉先達氣得發昏，將劉蘊喚到面前痛責一頓，深恨生子不肖，連自己的相位都被他帶累掉了，連夜押著他出京，不許片刻逗留。劉蘊也無顏見人，攜了他的愛妾、家丁趕回南京去了。劉先達原恨自己兒子，卻也深恨雲從龍奏參太甚，我的面子都不留半點，從此於姓雲的大為不睦。伯青、王蘭雖然無甚礙礙，究竟交掌院申飭，也覺無趣，乘勢請假回鄉祭省。江丙謙因拜了相，也命漢槎告假祭祖，以免他母親掛念。雲從龍與馮二郎也請給假回省。一時都准了，大眾收拾出京。洪鼎材只得說明了秋間將女兒送出京，同王蘭完姻。陳小儒在吏部料理，除授了揚州府江都縣，領了部文，也要收拾赴任。原想今科點入詞林，不然亦可留京以待下科，所以才將家眷帶入都中。誰料得個榜下知縣，又不能不掣眷而行，徒然往返，深為懊悔。所喜眾人同來，仍然同去，沿途倒不寂寞。眾同年紛紛替他們餞行，該辭的，該去的，整整鬧了十餘日才得清閒。眾人擇定，五月初七日起程。

端陽這一日，伯青備了席酒，邀了小儒等人至金梅仙家賞午。到了他家，梅仙迎眾人入內。伯青道：「我們初七要動身了，今日特地到你家來賞午，借此可以談談。我們此次出去，不知下半年可能來京呢！」梅仙道：「我正欲代你們送行，今日反要你等自己備席來，難道我梅仙一席酒都備不起？今日東道，算我的罷。」伯青道：「小懼未免太俗了，你我要是心交知己，那裡還分什麼彼此。呀日你再請我們，不是一樣麼。」跟的人進來，調開桌椅，眾人挨次坐下。席間，無非是些端陽即景的物件。

酒過數巡，梅仙多吃了幾杯，覺得熱起來，把短褂脫去，露出淡秋葵夾紗比甲，襯著湖綠綺羅夾襖，越顯得異常秀冶。起身先與伯青把盞，因腳下穿著藕色嵌雲堆花蝴蝶履，出席時未曾立穩，一踉半邊身子歪在伯青懷內，兩隻手緊緊握住伯青手腕，生恐跌下來。伯青被他很嚇了一跳，連忙用手將他扶住。梅仙笑著溜了伯青一眼道：「今日多喝了幾鍾，腿肚子都軟了，若不是你扶住，我勢必要借這地上躺一躺呢。」說罷，又抵住嘴笑個不止。伯青見他已有醉意，覺得他兩隻手伏在自己臂上，細膩膩人滑若棉絮，又見他俊眼眯斜，紅生兩頰，不由得心內蕩了一蕩，也笑道：「你一跌事小，幾乎把我昨日吃的酒都嚇散了。」引得眾人大笑，梅仙又敬了合席的酒，方才入座。

伯青呆呆的凝思了一會，起身回敬了梅仙的酒道：「小懼，我有句話，早經要同你說了。我想你父母墳墓均在蘇州，因為貧不自給，才進京唱戲的。近來你腰內也該積聚少許，何苦還戀著這生計？不如早點回去料理料理，討房妻小，接續祖宗血食，不枉當日父母生你一場。雖說半途失足，也可挽回於將來。你是個聰明人，諒想不用我細說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是。」梅仙聽了伯青一番話，不住點頭，那腮邊紛紛淚落道：「你這番話，真乃金石之言，指我迷津。我豈不知這個生涯不能養老。我也是好人家子孫，因窮所使，難道就沒有羞惡之心的麼？只因我近年雖然積得若干，要說贖了自己身子，就不得餘剩了，不贖身子，師父也不肯放我走。你想可難不難？我這火坑，不知那一年才跳得出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禁哭了起來。

伯青用帕代他拭淚道：「若說贖身一事，倒極容易。你師父不過要的是錢，不用你出一文半鈔，我們大眾各出若干，代你贖身，想你師父也不敢不依。」小儒等人道：「我們情願，但不知你師父要多少銀子，方許你出師。」梅仙聽了，心內著實感激眾人，道：「不能依我師父的貪心，說過要一千銀子才准我出師呢！」伯青道：「一千銀子不難，我們五個人，每分只派得二百兩一人。明日你就對師父說，一面交銀，一面出師。說定了，好後天一同起身，大家路上也有個伴兒，你斷不能一個人出京的。」梅仙聽了，分外欣然，起身向眾人謝了又謝。大眾飯罷各散，臨行又囑咐梅仙早對他師父說明，「不可遲誤，我們一定後天起程。」

眾人散後，梅仙到他師父那邊，把眾人代他贖身，同他出京的話說了一遍。他師父搖頭道：「好輕巧事，我辛辛苦苦將你教成個好手，原想多尋幾宗銀子，我後半世就想靠你呢！到了那個時候，自然許你出師。你此刻出了師，我本錢沒有賺得著，是白吃一場辛苦了。若一定你要去，俗云：心去意難留。罷罷！這幾位闊大老爺、貴公子替你贖身，至少也要一萬銀子，我才夠本呢，少了是不行的。料想他們不能因我不許你出師來尋事，我也不怕的。」梅仙見他口風甚緊，又用了一套嚇騙的工夫，道：「師父不准我出師，我只好罷了。我只怨我罪沒有受得足，是命中注定的，我也不怨師父。但是他們是一起貴公子的性情，既然一句話說出了口，斷不肯就這麼罷了。一時惱怒了他們，竟與你師父為起難來，你老人家雖說不怕他們，難道一個堂堂首相的公子，一個是他女婿，以及通政司大堂的東牀，與現任鴻臚寺正卿，一齊設法收拾你師父不成麼？我看師父見機而作的為是。就是我這幾年，也替師父掙了若干，你老人家心要放在當中想想。」他師父被梅仙硬一句軟一句說了，改過口來定要三千銀子。梅仙又與他講了半會，好容易減到二千足數，萬不能再少。

梅仙次日大早，套了車到伯青處商議。伯青慨然應允道：「小懼不要心焦，既說過替你贖身，即如你師父咬定牙關要一萬銀子，我也說不得這話，何況只得二千銀數，就難住我姓祝的不成？你坐一坐帶了去，好把事辦清結了，還要收拾收拾，不過這半天耽擱了。」梅仙感激不盡，伯青取了張紙寫了幾句，叫連兒到天成銀號打兩張銀票來，又叫人擺飯，同梅仙對食。恰好小儒等人也過來，伯青將他師父已許他贖身，要二千銀子，「我已叫連兒取銀子去了」。眾人齊聲稱好，都代梅仙歡喜，從此可脫離苦海，由得自己。梅仙又稱謝了眾人。少頃，連兒取票回來，伯青接過，看是一千一張，把兩張票子遞與梅仙道：「我不留你了，叫連兒同你去，交代清了你師父，就將行李各物搬到我這裡來，明日好一齊登程。」梅仙答應，上了車，連兒跨了車沿。

不多半會，到了他師父家。梅仙先下車入內，他師父知道連兒是祝府的家人，忙迎至裡面，擺了茶果款待。梅仙取出銀票，雙手遞過道：「徒弟蒙師父教育之恩，又不能圖報，到底半路上撇下師父。今遵師父之命，向祝公子借了二千銀子作贖身之價。後日徒弟倘有出頭之日，再為孝敬你老人家罷。」他師父接過票子看了看，揣入懷內，向連兒道：「小徒沐公子大恩，提出羅網。但有一件，小徒自幼性情不好，倘有冒犯公子之處，要望連二爺從中照應，我斷無不放心的。」連兒道：「我家公子脾氣是極寬厚的，待天下人都如家人父子一般，何況你家梅相公與公子甚為合式，你倒可以放心。好在你要的二千頭到腰了，他就下火坑，你也可不問。這些假慈悲的話，你也不好不說幾句，蓋蓋面子。」他師父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連二爺這幾句話，未免把我太看低了。我師徒相處有五六年，縱然是假的，難道一二分真的都沒得麼？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起來。連兒催促梅仙收拾，把行李裝好在車子上。梅仙進去叩別師娘，出來又與師父作辭。他師父假意掉了數點淚，又囑咐了一番。

梅仙同連兒上車，押著行裝回來，下車入內，見小儒等人尚在書房與伯青閒話。見梅仙歡歡喜喜的進來，王蘭道：「想你的事已交代清楚了，明日同我們出京，隨你在蘇州在南京，立個營業，娶房家室，重立金氏門戶，也不枉伯青待你這一番美意。」梅仙道：「承祝公子天高地厚之恩，把我拔離苦海，非獨我自己殺身難報，即我亡過父母在九泉之下，也銜恩不盡。我父母有靈，都要保佑公子昌前裕後。」伯青道：「小懼，不可如此說，些許小事何足掛齒。你也是好出身，不過中途失足，猶可補過於將來。從此你我當以表字相稱，才是正理。」梅仙道：「我願終身執鞭隨鐙伺候公子，猶以為未足，怎敢與公子抗衡，以字相稱，梅仙寧死不敢違命。」小儒道：「小懼，不可執意。莫說你是好出身，即如南京那一班名妓，尚彼此以字相稱—你若一定泥於俗見，連我都不願同你說話。」王蘭等人，皆同聲稱是。梅仙被眾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只得先告了罪，然後改口。伯青吩咐眾家丁，呼他為金大爺。

又叫備酒，代梅仙賀喜，邀了梅仙平時相好的一班相公來作陪。席間，猜枚行令，直飲到初更方散。

來日黎明，眾人料理登程。伯青、漢槎辭別了江丙謙，王蘭也到洪鼎材那邊去了一回。小儒叫人押著各家行裝，方夫人坐轎，帶著官官、小姐先行出城。小儒等人又到眾同年處走了一回，各家親友紛紛在皂華亭候送。眾人出了城，又見一班有名的相公，也來送梅仙動身。大眾謙遜了一會，各自回城，小儒等方開車起行。沿途無話。

又說到蘇州那祝道生在家也鬧煩了，聞得南京名勝之地，借看他丈人為名，帶了數名家丁陪著，買舟向南京來。走了三四日，已至南京，叫人擔了行李，自己乘騎，直奔鹽法道衙門。尤藉聞得女婿到了，他又無兒女，這個女婿比親生兒子還強。接入內衙，擺酒與他洗塵。席散，送至外書房歇宿。次日，祝道生也去拜了各處親友，忙了數日才閒。

這日，跟著兩名家丁，出了衙門，向秦淮河一路而來。道生到了南京，即打聽那家相公出色。有人說到聶家姊妹等人，司『惜如今不接客了，他們立誓守著幾個人呢。惟有新到的一個相公叫林小黛，此人不亞似聶家姊妹。祝道生聽了，記在肚裡。今日適值無事，意欲去找林小黛談談。到了桃葉渡，問明小黛住居，走進門內，早有伺候的人將道生引入正間坐下，送上茶來。裡面走出一個垂發的幼女，年約十三四歲，向道生問了好，又問了姓氏，知道他是鹽法道的女婿，忙親自裝煙與道生吸。道生問他名字，叫五兒，是小黛的妹子，倒還生得清秀。

道生問：「小黛那裡去了？」五兒道：「隔壁聶家請他下棋去了，晚飯後才回來呢。」道生道：「我何妨也到聶家去。」五兒道：「聶家如今不走人了，少爺一定要會我家姐姐，我叫人去接他。」道生道：「那倒不必，我久聞聶家姊妹的名，難得你姐姐在那邊，還是我去就教的好。雖是他家不走人，這不過是做作的話，高抬他的身價，你不要瞞我。」說著，立身即行。五兒忙攔住道：「少爺，不要怪，真真不能去。倘然他家不招呼少爺，倒是我家不是了。」道生有了氣道：「放屁！既然做個妓女，天下人皆去得，什麼叫做不走人？除非從良，才能說這句話呢。」推開五兒，往外就行，兩名家丁也隨了出來。五兒跟在後面，連聲道：「少爺請問，我把姐姐先接了回來，說明再到聶家不遲。」道生那裡肯依，頭也不回，出了小黛家大門，轉了一個彎，到了籬前，見雙扉緊閉，上前叩門。裡面二娘答應，開了門問道：「你是尋誰的？」道生見了二娘，好像那裡會過的，一時想不起來，也不回答，擠進門內直朝裡面走。二娘怒道：「你這個人太無禮，不問皂白，向人家內裡跑，可不是胡話。」二娘開口說話，道生聽得聲音，猛然想起元妙觀的事，不由得怒從心起，腳下的步子越發走得快。轉過正間，恰好慧珠與小黛對坐下棋，旁立洛珠、小風、小憐觀陣。道生認得慧珠姊妹，回嗔作喜，滿面堆下笑來，上前作揖道：「小生何幸，今日得睹諸卿。猶記元妙觀中那樣錚錚的口氣，言猶在耳，何以一到南京就改變了？」

慧珠正在凝想，忽見對面來了幾個生客，心內早吃了一驚，又認得是元妙觀會過個姓祝的，正欲起身迴避，又聽得他口內提及前事，皆是嘲笑的話，不禁滿面緋紅，氣得癱在椅上，臉都變了色。洛珠聽了，也氣得要死，發作道：「外面的人都是不管事的，怎麼外人走到內裡來，都不攔住他？那裡來的這種冒失鬼，人家內眷在此，不知進退，嘴裡胡裡胡塗的，不知道說些什麼？曉得是好人不是好人，還不把他攆出去！」二娘也跟了進來，扯住道生的袖子，往外就推道：「你這個人多分是個瘋子，怎麼走路走到人家內眷的所在來。我們是省事的，不然叫起地方，要當做白日撞辦的，快點出去罷。」

道生本有點氣，又聽得他們這一番話，不由得七竅煙生，順手把二娘一個嘴巴打得踉了多遠，指著慧珠等罵道：「該死的娼根，放肆的花娘，前次在蘇州挺撞我少爺，後來你等去了，我少爺未忍究辦你們。今番到了南京，誰不知道你家是個行戶。我少爺寬宏大度，不記前惡，高興來訪你們談談，也算十二分體面。你們又挺撞我起來，難道你等是瞎的，認不得太歲？著實可惡，到底仗著誰的勢力？你家是條龍，我也要扳只角；是只虎，我也要敲幾個牙。」說著，拉起衣衲向洛珠就打。眾人起初見他來意不善，早離了座位，又見他來勢兇猛，意將用武，一齊跑入裡面去了。道生怒衝牛鬥，把桌椅物件打個罄盡，口內罵不絕聲。兩名家丁，也幫著打罵。二娘在旁邊見打損物件太多，肉疼之至，也顧不了許多，奔上來一把揪住道生胸前道：「你好端端打到良戶人家來，該當何罪？與你到上元縣評理去，我這老命不要了，與你這小雜種拚掉了罷。」一頭拳夾胸撞到，兩名家丁趕忙擋住，又被道生乘勢推了一交，頭上的油皮碰破了一塊。二娘在地上亂滾亂喊，叫「地方救命，強盜打死人了」。又把血塗了一臉，頭髮亂披在肩上，像活鬼一般。早驚動鄰人，走了過來問明情由，做好做歹將道生勸住。道生罵不住口道：「你這老娼根，小花娘，仔細著，都叫你們試驗試驗我祝少爺的手段。」氣洶洶帶著兩名家丁，大踏步去了。

這裡眾人扶起二娘，慧珠等見來人已去，方敢走出，王氏也隨了出來。二娘坐在地上大哭大罵，拍手打掌道：「這個姓祝的，不是今世冤家，定是前世對頭。在蘇州受了他一頓惡氣，如今又趕到南京來尋事。我們這是那裡說起，我家不走人已幾個月了，他怎麼知道？多分是些嚼舌根，害嘴疔指使來的。」忽見五兒走進來，見眾人如此光景，曉得是那姓祝的鬧過了。將他姐姐扯過一旁，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，小黛方才明白，反覺自己對不過他家，不是為尋他而來，也不致鬧成這個樣兒，苦苦的勸住了二娘。

眾鄰人道：「二奶奶，你是個老手，就不該同他鬧。俗說道，哄死人不償命。你既在蘇州會過這姓祝的，曉得他不是個好惹的人，他到了你家，斷不肯善自走出去，何妨敷衍幾句，將這瘟神送出門，就沒有事了。若怕他下次再來，慢慢設法治他，何苦淘這場惡氣。你想想，他受了你們辱罵，雖然打了一頓，他心內未必干休，聞得他是鹽法道尤大人的女婿，要尋你家訛頭也不難。在我們看，三五日內定有是非的。」你一句我一言，把二娘說了害怕起來，自己返悔不迭，火不該同他們鬥氣，好好的敷衍他出門，他也無可如何。倘然鬧出旁支的事情來，祝、王等人又遠在京都，那個代我家支持，豈不是要吃他的現苦麼；王氏、慧珠等人也想了怕起來，又不好埋怨二娘，面面相覷，不發一言，眾人心內都懷首一個鬼胎。鄰人等見他家沒事，各散回去。二娘叫人把打碎的物件，搬去一旁。小黛同了五兒，也回家去。二娘又托人探訪祝道生回衙如何處置。

一日，慧珠等正在房內閒話，見外面送進一封信來。拆開看時，知道祝、王等人已抵京師，沿途平安，又聞雲從龍立了戰功，不日班師回京，小風格外得意。又過了一日，買一本《題名錄》來，見他們都中了進士，慧珠等無不歡喜。隨後又知道伯青點了探花，王蘭等人皆得了科，喜得眾人眉開眼笑，連二娘同王氏也得志非常，有了這種大靠背，料想人也不敢欺我家了。慧珠等專盼他們回鄉祭省。

這日清晨，二娘坐在堂前看人打掃，忽見惡狠狠的走進幾個人來，不由分說，一鐵繩把二娘頭頸套住。打掃的人嚇得飛跑至後面，報信與王氏等人去了。不知這來的究係何人，二娘所犯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